H. H. MU CHINESE LIBRARY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七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挍

律詩五言七言 凡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散秩優游老閑居清淨貧螺盃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
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遊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廻七十三人難再到
今春來是别花來

刑部尚書致仕

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縁俗累兩何如迷路心廻因向佛
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
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

初致仕後戲訓留守牛相公 并呈分司諸寮友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
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筍烹魚飽飡後擁袍枕臂醉眠時
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羡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趁
醉春多出貪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
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爲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篋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反破傷舟人檝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飢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

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功德福報爲意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鎚殷若雷八灘九石劍稜摧竹篙桂檝飛如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衆力揮金退傅施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八寒地獄見佛名及涅槃經故以八節灘爲比）我身雖殁心長在闇施慈悲與後人

閒坐

婆娑放雞犬嬉戲任兒童閒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漚麻池水裏曬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政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游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牀一瓶秋水一鑪香不論煩惱先須去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劍珮宴遊漸罷廢壺觴

世間無用殘年處秖合逍遙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自到東都後安閑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舊識爲樂即新知有雪先相訪無花不作期鬬醲乾釀酒誇妙細吟詩里巷千來往都門五别離岐分兩廻首書到一開眉葉落槐亭院氷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氅罷追隨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但恐人間爲長物
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
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灑掃淨無塵香山閑宿一千夜
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
藥停有喜閑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
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
尚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十書千歲給祿粟二千可爲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
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點檢一
生僥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濤使君携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盃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癖
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鈎還啓齒
細吟瓊什欲沾巾鳳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
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鳳池屬楊相也蝸舍自謂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
十五年前舊月明

閒眠

暖牀斜臥日曛腰一覺閒眠百病銷盡日一餐茶兩碗
更無所要到明朝

和白尚書賦垂柳 有序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

附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
盡日無人屬阿誰

附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
應逐歌聲入九重

齋居春久感事遣懷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眠閙看花人賴
學空爲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閒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
龍門主多爲兎苑賓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事事皆
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長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鍊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爲望梅閣老無妨渴二賢詞藻爲贍麗衆多以予曾忝制誥此官故呼閣老畫餅尚書不救飢喻無戲自益也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遣把閒杯吟詠詩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
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猶王酒飲三杯氣尚麄
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踈傳
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三仙山五天竺二圖多有壽者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陽盧眞年七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
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
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
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事
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闇頭旋耳重聽平聲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何

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閒居貧活計

冠蓋閒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儉薄身都慣營爲力不任飢烹一斤肉暖臥兩重衾樽有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少關心穩事得還多老慚退馬霑芻秣（謂致仕半俸也）高喜歸鴻脫弋羅官給俸錢天與壽些些貧病柰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用
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爲吞鈎
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閒看雙節信爲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
五年拋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 同用黎字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影
定欄杆倒標高華表齊煙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棲材映
夔龍小功嫌元凱低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閒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關金羈駱馬近賣却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畧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開顏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喧處寂機忘兼覺夢中閒是非愛惡銷停盡唯寄空身在世間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牀秋曙早燈猶在涼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

時時蹔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蓍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裘輕被白氎徒協切靴暖蹋烏氈周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鐵馬因疲退鉛刀以鈍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

能無愧

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愧養

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廻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繪

畫爲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劔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須知鳥目猶難漏尚書將入潞府偶逢水鳥鷺鷥引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部下美之縱有天猿豈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勲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姪聚居年粥

美嘗新米袍温換故綿家居雖濩落眷屬幸團圓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閒事了爬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為不入公門慵斂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閒眠得所少年場上飲非宜閒談亹亹留諸老美醖徐徐進一卮心未曾求過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

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

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分司致仕官中吉傅鄭諮議最老韓庶子劉員外尤貧循潮封三郡遷客皆洛下舊遊也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牀卷纔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止足安生理優閑樂性塲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豈有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三歷閏病風八年凡三閏矣從懸車後幾逢春周南留

滞稱遺老見太史公傳漢上羸殘號半人見習鑿齒傳薄有文章
傳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
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踰三
紀海内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
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巖廊一卧雲老愛詩書還似我
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路分
阿閣鸞凰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群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烏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巳物
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
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氷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 并序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鷃之類是也予閒居乘興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執之惑焉頃如此作多與故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則獨吟想二君在目能

無恨乎

鸞違戊巳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凰頒鳥曆一時一日不參差不知其然也鸞銜泥常避戊巳日鵲巢口常避太歲驗之皆信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焉用鵾鵬鱗羽多齊物也

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屬親疎亦是強爲名故名也江沱閒有魚每游輙如媵隨妻一先二後土人號爲婢妾魚禮云鴈兄弟行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自警也

阿閣鵷鸞田舍烏姸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裏
一種摧頽觸四隅 有所感也

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
闇死都門無一聲 有所悲也

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
一微塵內鬭英雄 自照也

蠨蛸網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
一彈指頃報恩讎 誡報也

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
其間何怨復何恩

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鷰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嘗獵者説云鹿若中箭發即嚼豆葉食之多消解箭毒多用烏頭故云烏毒又鷰惡艾雀欲奪其巢先探一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有之

一鼠得仙生羽翼衆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已作烏鳶口中食

鵝乳養雛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窮事知者唯應是聖人鵝放乳水中不能離群雛從而食之皆飽而之又如魚想子子成魚並是佛經中説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七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詩賦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

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毋有爲子以毋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

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將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閒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沉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閒一身得其所旣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謌予時泛舟于渭因爲泛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

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
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
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
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
遇於知已必慙怍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
臺臺有蘭兮閤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
又不維而不縶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
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泉其或偃而
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
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澹灧兮棹寅緣日暮兮冊

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褭褭以智切群行貌魚樂兮泉底鬐撥撥兮尾潎潎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爲聖致賢於既濟凝爲和兮聚五福發爲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惠我爲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泯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遥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險有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之蒼蒼其中閴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況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𩅦烏感切霧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腿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晝短孤宿煢煢兮愁夜長況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

而憂傷惟毋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凊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緜緜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溪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誠衆士知訓爲韻任不依次用韻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

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
射夫同而鐘鼓誠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
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
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
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旣
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藴莊容外奮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生之彝訓故
禮舉而義得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坌(步悶切)入射者
挺立矢旣挾弓旣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
料鵠乃彀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急

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騞若徹札其再中也掩
音伯切　如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
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
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温如栗如游於藝匪
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
舒不出範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
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讋而力
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
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
可知

窻下列遠岫詩 題中以平聲爲韻

天靜秋山好牕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緣隟助清風碧愛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昬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

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覿所恒察
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塗
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
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
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
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
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
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眞而相
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分
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

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見善而遷觀誠僞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爲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 以流字爲韻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矩浮光灩灩方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頹

應傍達藏眞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卽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眞得爲韻

至乎哉玄珠之爲物也淵淵緜緜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摶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覩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

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徒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爲道樞靜爲心符至光不耀至眞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强名謂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以不凝滯爲圓以無瑕疵爲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願其神保其眞雖無脛求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題爲韻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劒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强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關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虵兮出山穴亘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艳其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九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帝乃奮

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哱再
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虵方欲縱毒螫肆
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鋭凛龍顏
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荷天之靈啓神之契舉刃一揮
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
於是灑雨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
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
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勍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
不可以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黯黯秋火湛湛苟非斯劒
虵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主虵不可當是

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劒也三尺之長于以讋萬物于以威八方曆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蘇是氣吞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虵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爲韻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闚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葢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資其自天

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屆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
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
擊材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
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
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
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剞劂自得不矜之能器
靡雕鎪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
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
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
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

分寸審剡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眞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倕之輩騁技而校功哉情一作性

雞距筆賦以中山兎毫作之猶妙爲韻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兎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乎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筩

覩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内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兹映赤管狀紺趾

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相副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作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修為良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落縹囊盛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

青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廻還過兎園而易感望雜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儁於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 以出爲漢祥下飲渭水爲韻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亹亹之清流落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眸炫耀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

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黙黙以黷黷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覩之者目眴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廻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頷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劒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宜契水德潛

亰玄甲黥以凝黛文章裴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巳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貫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以聖人來諫諍之道爲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爲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爲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有時故謇

謇匪躬道之行也鼘鼘音淵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塤華蕢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窕不摦胡掛切由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限音鏘鏘以鏜音湯鞈響容與以徘徊徹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乜許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國無君下之論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謀且夫鼓之爲用也或備於樂縣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

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隣將善旌而並建與誇
木而俱陳是必聞其聲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
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
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
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黄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
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
而無道卷愼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
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

之從政則庶績咸熈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謂非求備者有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含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歸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完元和於虛受內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筭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

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斯焉取斯

賦賦 以賦者古詩之流爲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水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寖衰頌聲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

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宫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豔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飖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騁妍詞豈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揚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績（一作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護信可以凌礫風騷超軼今古

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握靈虵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慶集卷第三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銘贊箴謡偈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

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内靜養和與眞養内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殁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曁形狀質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覿引筆贊之詞云爾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巳矣夫巳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虞

貘屏贊 并序 貘讀陌白豹也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非貘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 并序

壽安令白旻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劒插六翮想入心匠寫

從筆精不卯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戞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鬬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

滿十旬未足爲歡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懷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冦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輙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三謠 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几一素屛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几而坐掩屛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爲三謠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轔菌桷不桷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斵大輅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爲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快快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爲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氷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

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屛倚在東西墻夜如明月入我室（一作懷）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錦屛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悦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屛素屛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

送我于滻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跙蹄開
中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
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獨一身賴爾爲二或水
或陸自北徂南泥黏泥占切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
爾爲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
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蹋遍匡廬閒未嘗一步而
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
既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
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往兮死者不迴况乎寵辱豐顇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遥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强其骨髓齟齬其心胷合氷炭以交戰秖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云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

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焉之翁俾吾爲秋毫之杪
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
其多是以達人靜則脗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
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
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
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錮
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鏁汝形骸使汝
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爲

厭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巳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爲自苦於其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

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于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入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

辨眞妄

覺偈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

定偈

眞若不滅妄卽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
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爲妣范陽
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
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相
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贊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

爲府君祥齊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濶一尺八寸紉針縷絲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生劫劫長爲我師

第三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哀祭文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蕘翌日而難作貟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貟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如刀劒發鉶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空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眹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

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調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迄力切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祭城北門文 為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聞北鄘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禜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蟄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

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飢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鄘之神門之靈於戲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

遊兄亦東適黟歙之間欣然一覿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為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徵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為墓田濉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筵

知居易之心煢煢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巳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爲淑問著爲芳猷姻族有輝閨閫是式噫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誰不没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易鍾感深者理難

遺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蘊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況一嬰沈痼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視疾歸覲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姊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之眷毋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

季兄行簡以淸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壚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況爾之生生也不天苗而不秀九歲天焉昔權殯爾灘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檟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

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寃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
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親奠酹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
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絶命則冉牛斯疾顔回
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
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
以致成人蓋以孫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

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别曷嘗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傳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敖怡怡弟兄雖不作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湔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衎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荅必景福以來從鳴呼位始及一命禄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

而殁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殁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旐未辦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凉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在丁酉閏五月巳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修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蕉

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輿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為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窀穸有期下邽南原永附松檟居易負憂繫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病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遲弓之日毛羽摧頹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

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
非此能伸伏與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
呼哀哉伏維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仕
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
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
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寺側既置
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
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聽之歆此薄

莫非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官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僉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躭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茸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

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癘不作魍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荅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螘慕肉時重爵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尚

歡適且曰朱顏巳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眞歸冥漠然而無所爲將精多魂强的然而有所知怳如聞兮倏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廻日月忽乎有時指岐下以歸祔備大塋之威儀禮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繖旌竿舉兮輀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鑒于玆爵盈不飮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巳而巳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淸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告之後神其有知即能

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盡鑒於此尚饗

祝皐亭神文 今杭州皐亭山神在城東北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皐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擇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禀靈於陰祗資

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
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霈
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
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聆
饗無應長吏虔誠而不荅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觀田農
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
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
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

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
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
絜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
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
之內一雨霶霈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
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
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
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

紀安波則爲利滓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令屬
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鄽壞
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
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虔俾水
反歸壑谷還爲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
沉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饗

文集卷四十